

易中天教授特别推荐

中外名著榜中榜（第八辑）

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
ALLAN POE

爱伦·坡短篇小说精选

[美] 爱伦·坡 / 著 陈良廷 徐汝椿 / 译



SELEATED SHORT STORIES OF
ALLAN POE

爱伦·坡短篇小说精选

[美] 爱伦·坡 / 著 陈良廷 徐汝椿 /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伦·坡短篇小说精选 / (美) 爱伦·坡 (Poe, E. A.) 著; 陈良廷, 徐汝椿译

— 北京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07.8

(中外名著榜中榜·第8辑)

ISBN 978-7-80206-437-9

I. 爱… II. ①爱…②陈…③徐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美国—现代
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118173号

中外名著榜中榜 (第八辑)

爱伦·坡短篇小说精选

原著: [美]爱伦·坡

译者: 陈良廷 徐汝椿

责任编辑: 温梦

策划: 杨奎

封面设计: 王东

版式设计: 王东

责任校对: 徐为正

责任印制: 胡骑

出版发行: 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址: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, 100062

电话: 010-67078234 (咨询), 67078235 (邮购)

传真: 010-67078227, 67078233, 67078255

网址: <http://book.gmw.cn>

E-mail: gmcbs@gmw.cn

法律顾问: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郝惠珍律师

印刷: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
装订: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本: 720 × 1010mm 1/16

字数: 1815千字 印张: 141.5

版次: 2007年8月第1版 印次: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80206-437-9

总定价: 84.00元 (全10册)

推荐序

光明日报出版社的编辑将《中外名著榜中榜》的书目寄给了我。看到这些书目，一种无法言说的亲切感油然而生。那实在是一些再熟悉不过的书名，让我一下子回到了四十多年前的中学时代。

1959年，我读完小学，考上初中。这在今日，实属平常，但在当时，还真算回事儿。家里人认为，中学生就不能再看作小孩子了。身份变了，待遇也随之改变。印象深刻的有三条：一是有了早餐费，可以到街上“自主择食”（上小学时只能在家吃早点）；二是可以使用钢笔（上小学时只能使用铅笔）；三就是可以读大人们读的书了（上小学时只能看童话和连环画）。这第三条待遇我还提前享受：在开学前的暑假中，我一口气读了许多“大人书”。

这是我和中外名著的“第一次亲密接触”。当时，我的母亲在大学里当资料员，借书有“近水楼台”之便，每天下班，她都会给我带书回来，我也就一通狼吞虎咽，看完再让母亲去借。读些什么，早已记不清了，无非挑那些好玩的读，半懂不懂，囫囵吞枣。现在回忆起来，最喜欢读的外国名著，竟是儒勒·凡尔纳的《海底两万里》、《八十天环游地球记》、《格兰特船长的儿女》、《神秘岛》。如果还有什么，那就是柯南道尔的《福尔摩斯探案集》了。这些书，肯定读了不止一遍，否则不会如此刻骨铭心，念念不忘。

当然，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些书决不是我的启蒙读物。我的启蒙读物和许多孩子一样，也是《伊索寓言》、《格林童话》、《安徒生童话》、《格列佛游记》等等。但为什么记忆深刻的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带有探索（探案或探险）性质的书呢？我想，这与心智的逐渐成熟有关。初中，是一个人的心智由懵懂开始走向成熟的阶段。中外名著的作用，就

像是为我们的心灵打开一扇又一扇窗户，让我们看见外面那五彩缤纷的世界。这个时期，读到什么并不重要，读懂多少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读，是想读，是读个没完。

有了这份好奇心，就有了阅读名著的冲动；而有了这份冲动，就能培养阅读的习惯。进入高中以后，我的阅读范围更加广泛了。比如莎士比亚的《哈姆莱特》和维克多·雨果的《悲惨世界》，就是我在高中时阅读的，当然还有契诃夫的小说和泰戈尔的诗。至于中国文学名著，则最爱读鲁迅先生的作品，尤其是他的小说和杂文。我很晚才读《红楼梦》（这与时代有关），但我认为：《红楼梦》是最应该推荐的不朽之作。

说这些话，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，不过讲讲个人的经历和心得体会；提到的那些书，也未必人人必读，不过举例说明而已。

在我看来，读书是一件“谋心”的事。归根结底，是要让我们的灵魂得到安顿，心智得到开启，精神得到寄托，情操得到陶冶。因此，它是每个人自己的事，任何人都无法替代或强求。也因此，我不主张什么“青年必读书”。在我看来，书只有“可读”，没有“必读”（做研究除外），所以只能“推荐”，不能“要求”。我作此推荐，因为在我看来，这套丛书所选，大多都值得推荐。
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光明日报出版社还做了一件极好的事，就是把这些书的价格定到了最低。这可真是功德无量！记得我上学的时候，虽然家境尚好，却也买不起许多书。每次逛书店，往往乘兴而去，惆怅而归。我们知道，名著，并不是读读就可以的，它应该伴随我们的一生。名著，也不该束之高阁，让人仰望，而应该像朋友一样就在我们身边。这就需要将名著的出版“平民化”，让“旧时王谢堂前燕”，能够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我想，这大约是这套丛书的又一个意义吧！



2007年6月17日于厦门大学

译本序

萧伯纳说过：“美国出了两个伟大的作家——埃德加·爱伦·坡和马克·吐温。”但是，在美国文学界再也找不到一个比坡更加命途多舛的大作家了。他的一生大多在同命运搏斗的逆境中度过。1849年10月初，坡连续几天处于谵妄状态，弥留之际大呼“上帝保佑我！”就此饮恨而终。这一呼声凝聚了他对坎坷半世的悲愤。

坡的一生穷愁潦倒，不仅备尝辛劳忧患，而且受尽人间白眼，不断遭到明枪暗箭的中伤。无论在他生前也罢，死后也罢，在国内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，外界对他的评价也褒贬不一。在了解他的人心目中，他是杰出的诗人，天才的短篇小说家；但在那些对他的作品、人格和私生活抱有成见的人眼里，他却是叛逆和疯子，甚至是酒鬼和瘾君子。其实，根据大量材料看来，他对所爱的人始终和蔼可亲，一片至诚；只有对那些所恨的人，他才态度高傲，寸步不让。不管怎么说，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总是无可争辩的，他对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作出的贡献也是抹杀不了的。

爱伦·坡于1809年1月19日生在波士顿一个流浪艺人的家庭里。母亲原籍英国，名叫伊丽莎白·阿诺德·霍普金斯，才貌双全，能歌善舞，演过不少莎士比亚名剧的女主角，如奥菲丽亚和朱丽叶等。父亲原籍爱尔兰，名叫大卫·坡，是巴尔的摩一个小商人的儿子，原学法律，爱上伊丽莎白后，改行演戏，夫妇双双奔走江湖，勉强糊口。他们生了三个孩子，埃德加是第二个儿子，最小的一个是女孩子。为了挣钱养家，伊丽莎白在生下埃德加还不满半月就上台演出。大卫平庸无能，演戏不受欢迎，一家五口长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，精神苦闷，就此喝上

了酒。有一天喝醉了酒跟妻子口角，负气抛下妻儿出走，竟不知所终；一说他在坡周岁时就死于纽约。伊丽莎白一个人拖了三个幼儿随剧团流浪四方。在 1811 年，她积劳成疾，一病不起，就此溘然长逝。幸亏未几三个孤儿各有善心人收养。当时埃德加仅三岁，由他的教父，里奇蒙一个家道富裕的烟草出口商约翰·爱伦领养，并替他改姓为爱伦。但他对这个姓很不喜欢，成人后仍经常署名为埃德加·爱·坡。

他在短短一生写下的不少作品中，文学评论是很重要的一部分。当时文坛上，除了詹姆斯·罗塞尔·洛威尔之外，几乎无人可与颉颃。洛威尔一向不轻易赞扬别人，却把坡誉为“最有识见、最富哲理的大无畏评论家”。当代文学评论家埃德蒙·威尔逊也称“坡的文学评论确实是美国文坛上空前的杰作”。

他一向主张“为艺术而艺术”。他的艺术主张几乎贯穿于他的所有作品中，包括诗歌、短篇小说和论文。在这些作品中，他声称“一切艺术的目的是娱乐，不是真理”。他认为“在诗歌中只有创造美——超凡绝尘的美才是引起乐趣的正当途径。音乐是诗歌不可缺少的成分，对诗人力求表现超凡绝尘的美尤其重要。而在故事写作方面，艺术家就不妨力图制造惊险、恐怖和强烈情感的效果。而且每篇作品都应该收到一种效果”。

坡另一部分重要作品是诗歌，虽然流传世上的只有 50 首，但他却是举世公认的美国大诗人，他也认为自己主要是个诗人。对他来说，写诗本身不是一种目的，而是表现一股强烈感情，表现美的节奏。他诗兴最旺的时期有两个阶段，一是他同弗吉尼亚结婚前，一是晚年。但他的诗歌范围狭窄，大多表现内心活动，主题除了爱情就是死亡、幻灭和伤悼，调子凄凉，色彩阴暗。他认为只有美和死的紧密结合才能表现诗趣。坡作诗总是力图借用文字的暗喻、音调和意境、内容的含义来打动读者。后世的 T. S. 艾略特同他在这方面是有共同之处的。法国的象征派诗人则把他的实验大大发展了。可以说他对 20 世纪的诗歌创作有很大影响。他的写诗方法带有现代色彩，但作品中也流露出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风格。《乌鸦》一诗经过多次修改，初稿与定稿迥然不同，内

容与形式和谐一致，《钟声》一诗情调凄凉，《致海伦》、《献给母亲》、《安娜贝·莉》等诗至情流露，都早有定评，洵为颓废派诗歌的代表作。

虽然华盛顿·欧文写短篇小说的时间比他早，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他是美国短篇小说发展史上的开拓者。

他的短篇小说和诗歌一样，也都不受时间限制。这些作品内容都脱离现实，没有活生生的人物。有些作品与其说是小说，不如说是诗歌。如《艾蕾奥瑞拉》简直就是诗。而且他的短篇小说题材也同样狭窄。后世编选集者把他的作品归纳为好几大类，有幻想小说、恐怖小说、死亡小说、复仇及凶杀小说、推理小说等。也有人用另一种方法，分为死亡传奇、旧世界传奇、道德故事、拟科学故事、推理故事等。不管怎么归纳分类，这些作品都是根据爱伦·坡毕生信奉的短篇小说作法创作的。坡再三强调的就是“在短篇小说这种文艺形式里，每一事件，每一描写细节，甚至一字一句都应当收到一定的统一效果，一个预想中的效果，印象主义的效果”。爱伦·坡从强调效果出发，事先选定了他要制造的效果，然后，精心雕琢，拼命堆砌辞藻，进而不厌其烦地描写一个个细节，巧妙地表现了他那永恒的主题：美的幻灭、死亡的恐怖、忧郁的恐怖、对怪异现象的疑惧。大部分作品的中心人物只有两个——坡本人和注定要死或已经亡故的母亲或妻子。不管这个人物叫威廉·威尔逊也好，叫劳德立克·鄂榭也好，都是作者本人的自我写照。甚至那个受尽鄙视的瘸腿侏儒跳蛙，也是坡借以向伤害过他的人报仇雪耻的化身。

他一生写了六七十篇短篇小说，虽然只写了四五篇推理小说（侦探小说），但是却被举世公认为推理小说的鼻祖。代表作《毛格街血案》、《玛丽·罗热疑案》、《窃信案》和《金甲虫》都被奉为这类小说的嚆矢，对后世起了很大影响。他在前三篇小说中塑造的业余侦探杜宾的形象，可以说是柯南道尔笔下福尔摩斯的前辈。据研究侦探小说的专家霍华德·海克雷夫特认为，“这个杜宾也是坡的自我理想化身，因为他自幼聪颖异常，处处想表现自己的优越，所以就把杜宾写成具有超人智力、观察入微、料事如神的理想人物，为了衬托他的了不起，又借一个

对他无限钦佩、相形见绌的朋友来叙述他的事迹。此外还写了头脑愚钝、动机虽好而屡犯错误的警探作为对比。作案地点一般安排在锁得严严密密的暗室；埋藏赃物罪证则用明显得出人意外的方法；破案过程则用逻辑严谨、设身处地的推理（今称为心理分析学）；然后有条不紊的迫使罪犯就范归案；最终再由主人公洋洋自得、滔滔不绝的解释其全过程。这已成为坡写侦探小说的模式。”而这一模式在 140 年来已为全世界各国侦探小说家竞相师法，不少这类作品都是步他后尘，脱不了这个窠臼。

坡写的恐怖、惊险故事带有哥特式传奇的色彩。他以绚丽的文笔描绘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富丽奢华，死亡的苦痛就隐藏在这种富丽奢华中，如《红死魔的面具》，多少与薄伽丘的名著《十日谈》开头一段相似，但坡的着眼点在于以死神的舞蹈象征死亡的不可避免。故事的离奇，气氛、色彩的渲染都不愧为大师手笔。

说到恐怖魅力，在他写的海洋故事里也很突出，这类小说写法别具一格。《大漩涡底余生记》写一个水手被卷入挪威西部梅尔斯特罗姆大漩涡，《瓶中手稿》写在热带海洋上遇险，碰到鬼船。写得有声有色，活龙活现，险象丛生，引人入胜，但又有科学根据，使人信服。后世出现的航海小说多少有模仿他的痕迹。法国的凡尔纳的作品，英国的威尔斯的早期作品，无一不是在坡这一传统下写成的。

这种恐怖魅力还贯穿在他写的复仇和凶杀一类题材的故事里。《泄密的心》和《黑猫》属一个类型，称得上现代的心理描写小说的先驱。这两篇都写得丝丝入扣，读了令人不寒而栗。作者写了杀人犯的犯罪心理及作案过程，但不是一般“凶杀小说”。虽则刻画了良心谴责，但不能列为“道德小说”或“寓言小说”的范畴。因为作者既无唆使人家作奸犯科之心，也无惩恶扬善之意。他只是用夸张的手法表现一种病态心理罢了。收到预期中的恐怖效果才是他的真正目的。《一桶白葡萄酒》和《跳蛙》这两篇写的是复仇，有人认为他自恃才智出众，未获知遇，满腹牢骚，更兼命运不济，呼天不灵，喊地不应，只得借助白日梦——写作，来对一切不公正的势力报复了，所以从这方面来说，这可

以说是爱伦·坡不满情绪的自我发泄吧。

其实，坡对世界各国作家的影响还远远不止以上所举的例子。俄国是最早翻译介绍坡作品的，据说在19世纪40年代初就有坡作品的俄译本了，俄国作家安德烈也夫就是受他影响很深的一个。在法国，他的影响就更大了，著名颓废派诗人波德莱尔用法文翻译了不少他的小说，文笔优美，风格神似，他的译本是最出色的典范，马拉梅则译了坡的诗歌，他们在坡逝世后都竭力捍卫他的事业，大力宣扬坡的文学成就。如魏尔兰、兰波以及其他象征派诗人都在他作品中得益匪浅。可以说，当时坡在欧洲，尤其是在俄国和法国的名声都比在美国更大，而且大大超过其他美国作家。在德国也有不少人研究坡的作品，甚至将他同本国的霍夫曼相提并论。意大利人最初从法译本了解坡的著作，不久就译成本国文字，传诵一时。西班牙大文豪伊巴涅兹在1919年甚至说坡是西班牙“精神上和文学上之父”。在拉丁美洲，他的影响也不小。在英国有很多人把坡的文学成就视为英国文学的一部分，有些文学史、小说史甚至因为他祖籍英国而把他当成英国作家来介绍，著名的爱伦·坡专家约翰·英格拉姆就是英国人。此外如丁尼生、斯温伯恩等大诗人都对他深为敬佩。难怪乎有人说，坡不仅是美国的，而且是世界的。

爱伦·坡的作品给了世界文坛上这么多作家以重大影响，毋庸讳言，他本人也同样受了世界上许多名作家的很大影响。最明显的是拜伦、雪莱、柯勒律治、德昆西、司各特、笛福、麦考利、布尔威、狄斯拉里、霍夫曼等文学大师，在他身上都留下不同程度的影响。可以说，他继承了他们的传统，而又有所发挥创造。

总之，爱伦·坡不仅在美国文学史上，而且在整个英语国家的文学史上，乃至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容忽视的。对于他的作品，我国虽早有过介绍，但真正有系统的翻译介绍或研究，近年才开始，愿本书在这方面能作出应有的贡献。

陈良廷

[目录]

- 毛格街血案 / 1
- 玛丽·罗热疑案 / 31
- 窃信案 / 72
- 金甲虫 / 90
- 泄密的心 / 122
- 黑猫 / 127
- 一桶白葡萄酒 / 137
- 跳蛙 / 144
- 丽姬娅 / 152
- 鄂榭府崩溃记 / 169
- 红死魔的面具 / 187
- 瓶中手稿 / 192
- 大漩涡底余生记 / 202
- 陷坑与钟摆 / 217
- 威廉·威尔逊 / 231
- 艾蕾奥瑞拉 / 248
- 椭圆形画像 / 254

毛格街血案

任凭海妖^①唱什么歌，任凭阿基里斯^②混在女孩堆里冒用什么名字，饶是费解的谜，也总能猜破。

——托马斯·布朗爵士：《骨灰冢》^③

所谓分析的这种才智，其实是不大可靠的。我们对分析力的评价，只是根据其效果而已。大家知道，具有分析力的人，若是这方面得天独厚，总不禁感到这是其乐无穷的源泉。大力士喜欢炫耀自己的臂力，酷嗜锻炼肌肉之类的运动；有分析力的人就喜欢解开任何疑难的脑力活动。只要能发挥他的才能，即使对琐碎小事，也感到津津有味。他偏爱猜谜解题，琢磨天书；凡是解开一项疑难，都无不显示出他的聪明程度，这在平庸之徒看来似乎不可思议。他用分析方法的精髓取得的成就，的确有些全凭直觉的味道。

如果精通数学，这种解决疑难的才能或许格外高强，最好是精通那

① 海妖，希腊神话传说中意大利海岛上三个人头鸟身的美丽女妖，以美妙的歌声迷人，过往水手听到歌声忘乎所以，往往溺死或饿死。

② 阿基里斯，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英雄，荷马史诗《伊利亚特》的主人公。相传幼年时，其母将他乔装成女孩，混在少女堆中，以逃避特洛伊战役。

③ 托马斯·布朗爵士（1605—1682），英国医生、作家，《骨灰冢》是他1658年的作品。此句引自该书第五章。

种高等数学，即所谓解析，称为解析似乎是最理想了，其实不然，只是因为它运用逆算法，才称为解析。可是计算本来并不等于分析。比方说，下象棋的，并不在分析上下功夫，只在计算上费心机。因此，一般以为下象棋有益身心的说法是不对的。我目前并没有在写论文，只不过在一篇多少有点离奇的故事前面，先写下一段杂乱无章的意见作为开场白而已；我要趁机声明一下，较高的思考能力用在看不出什么花样的跳棋上，比用在苦心推敲的象棋上，更显得见效，更显得有用。象棋这门玩意，各子都有各子的稀奇古怪走法，都有变化无常的妙用。象棋不过复杂罢了，却往往被人错当作深奥。下象棋务须聚精会神，如果稍有松懈，疏忽一步，势必损兵折将，败下阵来。象棋的走法，不仅五花八门，而且错综复杂，这种疏忽的可能性也就增多；十回倒有九回，赢家总是精神集中的棋手，不是比较聪明的棋手。相反的，跳棋这门游戏，走法死板，绝少变化，疏漏的可能性少得多，因此相形之下，也用不着全神贯注，双方棋手相遇，只要聪明一点的就包管不会输。说得比较具体一点，不妨假定有一局跳棋，大家只剩下四个王棋，当然没什么疏忽之虞了。这样，如果双方旗鼓相当的话，分明只有善于动脑筋，棋法步步推敲，才能取胜。有分析力的人碰到毫无对策的情况，总是专心研究对方的思想，设身处地地去揣摩一番，这样常常能一眼看出唯一的招数，有时这招数实在简单得可笑；但诱使对方铸成错误、忙中失算，就凭这一招。

惠斯特牌戏^①素来以能养成所谓计算能力闻名，大家知道，凡是智力出众的人，显然沉湎此道，感到其乐无穷，而不愿下象棋，认为无聊。不用说，绝对找不出第二种同样性质的玩意需要这样大大发挥分析能力的。世上象棋下得出色的人，至多只是在象棋方面有专长罢了；可是精通惠斯特，就能在一切比较重大的勾心斗角的场合取胜。我说精通，就是说熟谙这门玩意，包括通晓一切取得合法优势的窍门。这种窍门不单是五花八门，也是多种多样，而且往往就在心灵深处，一般人根

^① 惠斯特牌戏是一种扑克牌戏，类似桥牌，由四人分成两组，每人十三张牌，计分决胜负。

本无从了解。留神观察的，记忆力必定强；因之专心一意下象棋的人，玩起惠斯特准会非常出色；而且霍伊尔^①牌戏谱中的规则（根据纯粹的牌戏技巧制定的）通俗易懂。通常人们认为精于此道的，必须具有两个条件，一是过目不忘，二是根据“本本”行事。不过碰到规则范围里没有的情况，倒恰恰看得出具有分析力的人的牌技。他悄悄作了不少观察和推论。说不定他的牌友也在这么做；双方对敌情了解的深浅之分，与其说决定于推论的正误，还不如说决定于观察能力的高低。必须掌握如何观察这门学问。玩牌的人决不是只顾自己打牌，也不是因为只求贏牌，就不分神推断局外的事。他打量搭档的脸色，仔细跟敌手的脸色一一比较。他估计每个人执牌的顺序，还根据分到王牌和大牌的人种种不同的眼色，算计一张张王牌和一张张大牌。一面打牌，一面鉴貌辨色，看人家是自信呢还是惊讶，是得意呢还是懊恼，从种种不同的表情中，收集思考的资料，根据对方把赢得的一墩牌收起来的神态，揣测贏了这墩牌的人能不能再贏一墩同花牌。根据对方摊牌的神情，认出人家是声东击西，掩人耳目。凡是对方随便提到一个字，脱口说出一句话，偶然掉下一张牌，不巧翻开一张牌，赶紧掩饰时那副焦急不安或漫不经心的神情；计算贏了几墩牌，这几墩牌的布局；人家是窘迫呢还是犹豫，是焦急呢还是惶恐——凡此种种，都逃不过他那类似直觉的观察，向他提供了情况真相的蛛丝马迹。打了两三圈牌，他就充分掌握各家手里有些什么牌了，从此以后，就胸有成竹，每副牌都打得准，仿佛同局各家手里的牌都摊在桌面上似的。

分析能力决不能跟单纯的足智多谋混为一谈；因为善于分析的人势必足智多谋，可是足智多谋的人往往格外不善分析。足智多谋通常从推定能力或归纳能力中表现出来，骨相学家把推定能力和归纳能力归诸于一种独立的器官，认为这是原始的能力，据我看来这是根本错误的；智力完全与白痴无异的人身上往往看得出这种原始能力，因此引起了心理学作者的普遍注意。足智多谋和分析能力之间的差别，固然比幻想和想象的差别还要大，不过两者的性质，显然非常相似。实际上不难看出，

^① 埃德蒙·霍伊尔（1672—1769），英国玩惠斯特牌的能手，1722年著有《惠斯特牌戏简明法则》。

聪明人往往善于幻想，而真正富于想象的人必定爱好分析。

下面一段故事，读者看了多少可以当作上文一番议论的注解。

一八××年，春夏期间，我寓居巴黎，在当地结识了一位名叫西·奥古斯特·杜宾的法国少爷。这位公子哥儿出身富贵——确实是名门子弟，不料命途多舛，就此沦为贫困，以致意志消沉，不思发奋图强，也无意重整家业。多亏债主留情，他才照旧承袭祖上一点薄产；靠此出息，他精打细算，好不容易才维持温饱，倒也别无奢求。说真的，看书是他唯一的享受，何况在巴黎，要看书是再方便也没有了。

我们初次见面是在蒙玛特街一家冷僻的图书馆里。两人凑巧都在找寻同一部珍贵的奇书，交往就此逐渐密切起来。一回生，两回熟。他推心置腹地把一段家史详详细细告诉我，我听得深感兴趣，法国人只要一谈起自己，总是把心里话兜底倒出的。我对他的博览群书也颇感惊讶。尤其是他那海阔天空、生动活跃的想象力，更感人肺腑。当时我正在巴黎寻求日夜探索的东西，不由觉得跟这么个人交往，对我来说，不啻无价之宝；我老老实实地对他吐露了这份心情。最后终于谈妥，我在巴黎盘桓期间，跟他住在一起；我的经济情况多少比他富裕，他同意由我出钱在市郊圣杰曼区租下一幢年久失修的公馆。这座房子地处偏僻，式样古怪，摇摇欲坠，相传是凶宅，荒废已久，我们对这种迷信并不深究，径自把屋子布置得正巧配合两人共有的那种古怪的消沉情绪。

如果世人晓得我们在这地方的日常生活，准会把我们当作疯子——也许只是看作不害人的疯子。我们完全过着隐居生活，不接待任何来客。我对以前的朋友自然都严守秘密，并没把隐居的地点告诉他们；杜宾在巴黎一直默默无闻，也没人认识。我们就这样孤独地过着日子。

我的朋友为了深夜的魅力而偏爱深夜，这是他的一个怪癖，除此还能称作什么呢？我暗中也不由得染上这个怪癖，像染上他的其他种种怪癖一样；我狂放不羁地沉溺于他那突发的奇想中。夜神不会永远伴随我们；可我们有办法把夜神请进屋内。天刚破晓，我们就把这座古邸的大百叶窗统统关上，点上一对小蜡烛，加上浓烈的香料，只投射出阴森森的幽幽微光。凭借这些微光，我们就沉湎在梦想里——看书，写字，谈心。等到时钟预报真正的黑夜光临，我们才臂挽臂地溜到大街小巷，或者继续日间的话题，或者到处游荡，走得老远老远，逛到深更半夜，在

人烟稠密的城里，闪闪灯火和幢幢黑影中，寻求无穷的精神刺激，这种精神刺激只有凭默默观察才能领略得到。

尽管我早就从杜宾那丰富的想象力里看出他具有特殊的分析能力，可是在这种时候，我对他的分析能力还是不由得另眼相看，心悦诚服。看他模样仿佛也巴不得露一手玩玩——如果不全是卖弄的话——他毫不含糊地老实承认其中自有乐趣。他轻声嘻嘻笑着，对我吹嘘说，大多数人跟他比起来，都是玻璃心肝，一看就透，他对我的心思真是了若指掌，常常当场拿出这种惊人的根据，证明他说的一点不假。这时刻他的态度冷淡，茫然若失，眼神毫无表情；他的嗓子素来是洪亮的男高音，竟提到了最高音，要不是发音有条不紊，咬字一清二楚，听起来真当他在发火呢。眼看他这么副心情，我不由时常默想着有关双重的心的古老学说，心里不断玩味着兼具丰富想象力和解决能力的杜宾。

看了这一段，请别当我在详细讲述什么神秘故事，或者写什么传奇小说。我笔底描写的杜宾的一切事情，只不过是激动心理，也可能是病态心理的结果。可是要说明他在这时期谈话的特征，最好还是举个例子。

有一夜，我们在皇宫^①附近一条又脏又长的街上闲逛。两人明明都在想心事，谁都不发一言，少说也有十五分钟。冷不防，杜宾开口说了这么番话：

“他是个非常矮小的家伙，那倒不假，可是到杂技场去演出还不错。”

“那还用说吗，”我不假思索地答道，我原来正全神贯注地想着心事，所以开头根本就没注意杜宾竟会跟我这么出奇地不谋而合，一下就说中我的心思。转眼工夫我定了定神，才不由得大吃一惊。

“杜宾，”我正色道，“这可把我弄糊涂了。不瞒你说，我真是不胜惊讶，简直信不过自己的耳朵。你怎会晓得我正在想……？”说到这儿我住了口，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当真知道我在想谁。

“……想桑蒂伊，”他说，“干吗不往下说？你刚才心里不是在想，他个子矮小，不配演悲剧吗？”

① 皇宫在巴黎圣昂纳街。

这正是我刚才心里想着的一个问题。桑蒂伊原是圣丹尼斯街的一个皮匠，他成了个戏迷，曾经粉墨登场，演过克雷比荣^①悲剧中的泽克西斯^②一角，谁知卖力结果，反而博得一阵冷嘲热讽。

“请你千万别卖关子，”我失声叫道，“说说你有什么神机妙算，才能看透我心眼里在想这件事。”老实说，我拼命掩盖，还是免不了流露出惊讶的神色。

“看到卖水果的，你就不由想到这个修鞋的个子太矮，不配演泽克西斯和诸如此类的角色。”我朋友答道。

“卖水果的！——这话可怪了——我不认识什么卖水果的。”

“咱们刚才走到这条街上，不是有个人迎面向你闯来吗——大概是十五分钟以前的事吧。”

我这才想起来，刚才从西小街走到这条大街上，的确有个卖水果的，头上顶着一大篓苹果，冷不防的，差点没把我撞倒；可是我实在不懂，这跟桑蒂伊有什么关系。

杜宾的脸上丝毫没有吹牛的神色。他说：“回头讲给你听，一讲你就会完全明白了，咱们先回顾一下我跟你说话那工夫，一直到碰到那卖水果的为止，你心里想些什么吧。你一连串思想活动中主要几个环节是这样的——桑蒂伊，猎户星座^③，尼古斯博士^④，伊壁鸠鲁^⑤，石头切割术^⑥，街上的石头，那个卖水果的。”

人们在生活中有时总不免要细细玩味自己的思路，怎会一下子想到这上面来的。细细玩味一下往往回味无穷；头一回尝试的人，眼看开头想起的事和最后想到的事之间竟然南辕北辙，毫不相干，难免感到惊

① 克雷比荣（1674—1762），法国戏剧家，是拉辛之后、伏尔泰之前最重要的一位古典悲剧作家。

② 泽克西斯（公元前519—前465），大流士王之子，波斯国王。执政期自公元前486年至前465年，曾征希腊，战败后为其近卫队长所杀。克雷比荣于1714年将其一生写成悲剧。

③ 希腊神话中，猎人奥里昂因钟情于黎明女神墨洛珀，被大神所杀，化为星座，称为猎户星座。

④ 尼古斯博士（1745—1826），英国博物家。

⑤ 伊壁鸠鲁（公元前341—前270），古希腊杰出的唯物主义者，认为万物都是原子的运动和冲击的结果。

⑥ 石头切割术（stereotomy），把石头切割成横剖面或纵断面的一门石工技艺。